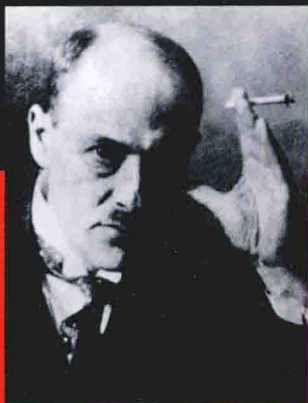


舍勒作品系列

爱的秩序

[德] 马克思·舍勒 著

刘小枫 主编 孙周兴等 译



Ordo amoris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舍勒作品系列

爱的秩序

[德] 马克思·舍勒 著

刘小枫 主编 孙周兴等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的秩序 / (德) 舍勒著; 刘小枫主编; 孙周兴等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6
(舍勒作品系列)
ISBN 978-7-303-17048-7

I. ①爱… II. ①舍…②刘…③孙… III. ①现象学—研究 IV. ①B8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0254 号



010-58802181 58805532
<http://gaojiao.bnup.com>
gaojiao@bnupg.com

AI DE ZHIXU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30 mm × 210 mm
印 张: 9.75
字 数: 156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策划编辑: 谭徐锋	责任编辑: 赵雯婧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蔡 琪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孙文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出版说明

刘小枫

舍勒 (Max Scheler) 出生在德国南部名城慕尼黑 (1874 年)，其父信奉新教，其母信奉犹太教，舍勒却自己独立选择了信奉天主教。在柏林大学、慕尼黑大学和耶拿大学修读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医学时，舍勒先后师从当时的学界名流狄尔泰 (W. Dilthey)、西美尔 (G. Simmel) 和欧肯 (R. Eucken)，并在欧肯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 (1895) 和讲师资格论文 (1897)。1907 年，舍勒在慕尼黑大学任编外哲学讲师，参与慕尼黑现象学小组，成为史称“现象学运动”的早期主要成员，参与主编《哲学与现象

学年鉴》。自 1911 年起，舍勒论著迭出，名重学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舍勒受任德国外交部出使日内瓦，战后受聘为科隆大学哲学和社会学教授兼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组织知识社会学研究项目。舍勒个性热情、才思敏捷、思路开阔，讲课颇富吸引力。1928 年，舍勒受聘为法兰克福大学哲学讲座教授，未及上任，猝然病逝，年仅五十四岁。^①此时，舍勒已计划到日本做客座教授，并接受了赴苏联、中国和美国讲学的邀请。^②《舍勒全集》中生前未竟之作占三分之一，海德格尔惋惜舍勒的早逝不无理由。舍勒的第三任妻子终身以编辑《舍勒全集》为业，校勘、索引和注释颇为周详，使舍勒留下的杂乱手稿得以问世。

舍勒学术博杂多方，被视为现代德语学界的传奇人物。舍勒身逢社会理论和现象学哲学这两大 20 世纪主流学术思潮初兴之时，以其卓越的思想才华将现象学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思想方式广泛应用到传统的哲学、伦理学、神学领域以及新兴的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领域，甚至出人意料地将现象学哲学的“直观”与社会理论的“视域”结合起来，凭其天赋的深邃哲思和敏锐洞察迭

① 舍勒生平参见江日新：《马克思·谢勒》，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0，1～30 页；弗林斯(M. S. Frings)：《舍勒思想评传》，王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② 参见弗林斯(M. Frings)：《上帝与虚无》，见奥尔特(E. W. Orth)编：《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新论》，Freiburg，1978，118～119 页。

拓新题，建树广却不流于浅泛。^① 社会理论的创始人韦伯称舍勒为“现象学家，直觉论者，浪漫的浪漫论者”，言下之意，舍勒的社会理论并不纯粹。社会理论的另一位创始人特洛尔奇(E. Troeltsch)则认为，舍勒哲学尽管深刻之见与浅泛之见混杂，但“总体看极有意义”。^② 同样，在某些现象学家看来，舍勒的现象学直观搞得并不纯粹，偏离了胡塞尔的教旨。然而，同样因偏离现象学原教旨而成就为盖世大哲的海德格尔则说，舍勒哲学具有超强的力度。伽达默尔(H-G. Gadamer)甚至感叹舍勒有如一个“精神的挥霍者”，浑身都是学术才华。事实上，正是凭靠将现象学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思想方式应用到传统学术论域，舍勒学术才产生了广泛的辐射力——新教神学大师蒂利希(P. Tillich)称赞舍勒著述具有的“伟大直觉力”，就来自现象学直观与社会理论视域的结合。凭靠这种结合，舍勒思想成了天主教神学大师巴尔塔萨(H. U. von Balthasar)所说的“世界观的聚盆”。^③ 如

① 参见舒茨(A. Schutz):《谢勒三论》，江日新译，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0。

② 对舍勒的各种评议，参见伽尔第尔(F. Gardiel):《舍勒论著中的“成为上帝”》(*Gottwerdung bei Max Scheler*)，München，1980，4页以下。

③ 海德格尔的《悼舍勒》和伽达默尔的《精神的挥霍者》，见古德(P. Good)编：《哲学的当代事件中的舍勒》，Bern，1975。蒂利希：《哲学与命运》，见《蒂利希选集》，卷二，Stuttgart，1961，31页；H. U. von Balthasar:《舍勒：新的中心》，见氏著《德意志心灵的启示录》，卷三，Salzburg/Leipzig，1938，85页。

果我们不是要成为现象学或社会理论的原教旨主义者，而是检视这两种理论构想的思想效力，那么，舍勒学术至今仍是思想界尚未充分消化的 20 世纪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遗产。

舍勒的学术思想历程被史家分为三个阶段。起初（1899—1911），舍勒关注的是伦理、逻辑与心理的关系，这一问题意识明显受当时在学界占支配地位的新康德主义派的支配。然而，当舍勒接触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和韦伯、桑巴特、特洛尔奇的社会理论，便果断抛弃新康德主义，彻底否定自己已有的研究思路。^① 在随后的短短八年时间中（1911—1919），借助胡塞尔的现象学直观，舍勒在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神学乃至政治学诸论域纵横捭阖，论著迭出，被称为“现象学的施魔者”。^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1919—1928），舍勒致力于开拓自己的学术创构：在哲学领域提出了“哲学人类学”构想，力图整合心理学、生理学等新兴实验学科的知识成果；在社会理论领域开辟

① 桑巴特、特洛尔奇曾为舍勒谋得教职做过努力，参见普勒斯纳（H. Plessner）：《忆舍勒》，见 P. Good 编：《哲学的当代事件中的舍勒》，前掲，20 页。

② 参见克拉夫特（J. Kraft）：《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现象学哲学批判》，Frankfurt/Main，1975，53 页以下。关于舍勒思想发展第二阶段的中止期，论者见解不一，另一种主要的见解分期为 1911—1922 年。本文依 M. Frings 的分期说，参见氏著《冲动与精神》，见斯佩克（J. Speck）编：《大哲人的基本问题》，卷二，Goettingen，1973，1 页。

了“知识社会学”方向，力图化解历史主义的巨大挑战。舍勒思想的确堪称现代思想的“聚盆”，其中聚集的思想品主要有：费希特、欧肯和俄国思想家索洛维耶夫（V. Solowjew）的唯心论道德哲学，洪堡的文化—政治哲学，尼采、柏格森、狄尔泰的生命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韦伯、桑巴特、特洛尔奇的历史—社会理论。^①不过，舍勒仍然有自己的思想立足点，这就是经帕斯卡尔上溯到奥古斯丁的基督教心学传统。可以想见，舍勒曾试图据此整合现代西方思想的各条路径——由于不幸盛年早逝，舍勒最终没有让后人看到他最为成熟的思想成果。尽管如此，德语学界认定，舍勒思想的力度堪与帕斯卡尔、克尔恺郭尔、尼采一类思想大家相提并论。^②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舍勒著述就在德语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哲学家海德格尔、哈特曼（N. Hartmann）、盖伦（A. Gehlen）、普勒斯纳（H. Plessner），社会理论家

① 参见哈斯康普夫（R. J. Haskampf）：《思辨的现象学身位论：费希特、欧肯对舍勒身位哲学的影响》，München，1966；舒巴尔特（W. Schubart）：《舍勒哲学中的俄罗斯特征》，Kyrios，1937；舒尔茨（W. Schulz）：《转变世界中的哲学》，Pfullingen，1980，421 页以下。

② 参见 K. Kanthack，Max Scheler：Zur Krisis der Ehrfurcht，Berlin，1948，240 页。亦参见 H. Leonardy：Liebe und Person；Max Scheler's Versuch eines “phänomenologischen” Personalismus，The Hague，1976；B. Rutishauser：Max Scheler's Phaänomenologie des Fühlens；Eine Kritische Untersuchung seiner Analyse von Scham und Schamgefühl，Bonn，1969。

曼海姆(K. Mannheim)、舒茨(A. Schulz)、天主教神学家 D. von Hildebrand、斯太茵(E. Stein)、皮茨瓦拉(E. Przywara)、伍斯特(P. Wust)、弗里斯(H. Fries),新教神学家朋霍费尔、蒂利希等各路学术思想家,都承认受到舍勒思想的影响或激发。^①大半个世纪以来,舍勒思想一直是西方学界的专著、论文和博士论文感兴趣的研究主题,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从各种角度讨论其思想的方方面面。在英、美、法、意、西班牙、波兰、俄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学界,舍勒要著都有译本,德国因此成立了“国际舍勒研究协会”。^②

在朋友们的鼓励下,舍勒遗孀玛利亚(Maria Scheler)在舍勒逝后不久即着手编辑《舍勒全集》(由海德格尔主持)。由于舍勒留下的未竟之作多为手稿,识读和整理工作进展缓慢。1968年玛利亚去世后,芝加哥大学舍勒研究所所长弗林斯(M. S. Frings)教授接手主编,最后

① 舍勒对天主教神学的影响尤为显著,参见格伊塞(J. Geyser):《奥古斯丁与当代现象学的宗教哲学:尤其舍勒》,Munster, 1923;弗里斯(H. Fries):《当代天主教的宗教哲学:舍勒对其形式和形成的影响》,Heidelberg, 1949;莎夫勒(R. Schaffler):《哲学与天主教神学的交互关系》,Darmstadt, 1980, 142~186页。

② 舍勒研究文献参见 W. Hartmann 编:《舍勒研究文献》(Stuttgart, 1963)和 M. S. Frings 编:《舍勒文献及研究文献 1963—1974》(Den Haug, 1974);1974年以后的研究文献,参见 R. Kaufmann:《情感与性情作为理性的直补》(Peter Lang, 1992)所附文献目录和 Liu Xiaofeng:《身成身位:舍勒情感现象学及其现代性批判的神学研究》(Peter Lang, 1996)所附文献目录。

编成全集十五卷。舍勒思想既纵横捭阖又不乏细腻的精辟之处，其首要关注乃现代性的心性气质及其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谁如果对这样的时代大问题具有自觉的学术抱负，阅读舍勒著述仍然是再好不过的思考训练。舍勒著述论域宽广，阅读舍勒也有助于我们避免在学术专业分工日益制度化的时代成为一个学术技工。因此，与海德格尔著述一样，舍勒著述迄今仍是青年学人学习如何思考哲学问题的范本。

文选分七个专题选辑舍勒论著，各专题分卷单行，旨在突显舍勒学述的多维重点。舍勒文风既艰深又恣肆，精细、缜密的现象学分析，历史社会学—人类学乃至心理学、生理学、自然科学的知识运用，与先知般的宗教激情掺和在一起，汉译殊为艰难。文选的选编和翻译成于15年前，这次重印作了若干校订，谨此对各位译者的辛劳再次深表谢意。

刘小枫

1998年5月于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2013年8月重订于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

编者前言

刘小枫

在舍勒看来，现代性的根本问题是欧洲传统的共同体精神的彻底破碎，从而，重建欧洲文明的共契精神，是舍勒致力于解决现代性问题的关键。凭靠现象学哲学，舍勒力图重新恢复基督教思想中的心学传统——所谓 *theologia cordis* [心的神学]，由此发展出自己的现象学的宗教哲学。

舍勒提出，基督教神学中有一个注重心性教化的神学传统，这个传统从圣保罗经德尔图良 (Tertunian)、奥古斯丁一直发展到帕斯卡尔。然而，由于中世纪经院神学凭靠亚里士

多德主义建立起一种神学的理智主义传统，“心的神学”长期蔽而不明。启蒙运动之后，改革宗教的神学大思想家施莱尔马赫(F. D. E. Schleiermacher)发展出一种情感神学，力图扭转经院派神学建立的理智主义传统。然而，在舍勒看来，施莱尔马赫的情感神学带有康德的主体主义性质，不仅损害了基督教神学中的心学传统，也损害了欧洲文明的传统共契精神。为此，舍勒写了《宗教问题：论宗教更新》(*Probleme der Religion: Zur religiösen Erneuerung*, 250 页)一书，对施莱尔马赫的情感神学施展现象学的哲学批判。

1916 年，舍勒接连写了内容上相互关联的《死与永生》、《爱的秩序》和《爱的认识》——这三篇论文让我们可以看到，舍勒对宗教问题的探究基于人类各大文明宗教的比较视野，而且关切的问题是现代人的生存意识。《死与永生》提出的问题是：为何现代人不再信仰个体永生，没有永生信仰的现代人如何直观或经验自己的生与死。通过对现代人的死感意识的现象学分析，舍勒首先指出，现代人不再像古人那样直观到自己的死，而是判断自己的将死，自己的死不再是一种直观经验，而是一种知识。随后，通过对死感的在体性现象学分析或对死本质的现象学直观，舍勒提出，人的在死感不是知识，而是生存感觉；在死的方向性感觉包含着将在的现在的主体时间。基于这一现象学而非启示神学的分析，舍勒

最后力图基督教传统的身位永生信仰。如所周知，关于在死感的哲学探究，在舍勒之前有生命哲学（狄尔泰、西美尔），在舍勒之后有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著名的在死论本体论。如果将舍勒在这篇论文中的在死论现象学与生命哲学或海德格尔的相关论述比较，我们就能更好地看到舍勒的现象学宗教哲学的特质。

舍勒的现象学宗教哲学的基本命题“爱的秩序”——这个命题尽管来自基督教的心学传统，却是一个宗教哲学命题而非基督教神学。从自中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史中可以看到，西方哲人把人视为认识之在和意愿之在，热衷于探究人的认知能力和意志能力。康德哲学尽管提出了著名的知、情、意三位一体的认识论学说，也并没有把人的情感视为人的认知能力。在《爱的秩序》中，舍勒提出，人作为爱之在优先于人作为认识之在和意愿之在，试图从形而上学角度论证一种爱感的本体论。基于这种爱感优先的本体论，《爱与认识》力图建立一种哲学的爱感认识论。通过比较希腊宗教、印度宗教和基督教的爱理念，舍勒提出，唯有基督教的爱感论具有哲学认识论的意义和潜能。

《绝对之域与上帝理念的实在设定》（1919）一文从批判康德的宗教哲学出发，凭靠现象学立场来重建自然神学，最能体现舍勒的宗教哲学的现象学性质。该文的基本论题出自传统的自然神学：不带启示前提的哲学能否

证明启示真理的意涵。传统的经院派以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为工具来证明基督教的启示真理，在启蒙思潮中，这种通过哲学理性来证明启示真理的所谓自然神学式证明遭到康德的尖锐批判。凭靠现象学哲学，舍勒既批判传统的经院派，也批判康德的批判，通过对神性的绝对之在的现象学分析，实现了对启示(上帝的自我传达)的现象学式自然神学证明——其中最为精彩的是对现代“不信者”的不信意识和虚无主义信仰的现象学分析。

在 20 世纪的德语哲学家中，对基督教思想的发展做出过实质贡献并对基督教神学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哲人非舍勒和海德格尔莫属。然而，海德格尔直接涉及宗教问题的论述极少，甚至显得刻意回避与基督教神学的关系，宁可亲近异教的神。与此不同，舍勒的现象学哲学不仅不掩饰其基督教思想的来源，还从现象学哲学论述中推导出基督教神学的结论。我们不能说，海德格尔是一个基督教思想家，却必须说舍勒不仅是哲学家，也是基督教思想家。显然，舍勒的基督教思想具有超教派的性质，或者说不是从教会生活的需要出发，也不是为教会生活服务的，即便其中包含有关于教会的论述。舍勒虽然本人是天主教徒，对大公精神传统有深切的认信，指责“新教主义”对欧洲传统的精神共契的破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也激烈批评圣托马斯·阿奎那的理智

主义神学传统，肯定路德对神学的心学传统做出的贡献。舍勒曾公开表示，他对天主教和新教两大教派有同等的热爱，并主张两大教派相互重新认识——事实上，在舍勒的思想中，天主教神学和新教神学的要素都有。^①在现代思想语境中，舍勒的宗教哲学尝试的是一种超越教派立场的基督教神学，直接把握、描述、阐发基督信仰中的福音原则，在上帝论、启示论、基督论、信仰论、教会论诸论域重新确立位格之爱的优先地位。由于将基督教思想要素注入现象学哲学和社会理论，舍勒堪称西方现代性思想语境中的最后一位基督教欧洲的思想大家。^②

刘小枫

1998年5月于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2013年8月重订于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

① 参见 Heklund: *Evangelisches und Katholisches in Schellers Ethik*, Uppsala, 1932。

② 参见 E. Przywara: 《齐美尔、胡塞尔、舍勒散论》，见《东西方文化评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四辑，270~273页。

目 录

编者前言/ 1

死与永生/ 1

位格永生信仰的跌落/ 1

死的本质和认识论/ 9

永 生/ 43

位格延续的哲学信仰之类型/ 65

附录：死与永生/ 70

爱的秩序/ 90

一、周遭，命运，“个体使命”和爱的秩序/ 92

二、爱的秩序之形式/ 103

三、爱的种类及其实现的要求/ 131

爱与认识/ 136

绝对域与上帝理念的实在设定/ 169

上帝理念之实在设定的可能性和自我传达的理念/ 169

绝对域、“形而上学癖”、绝对者之形而上学，以及
对上帝之自行传达的信仰/ 203

上帝之自行传达的形式/ 255

附录：绝对域与上帝理念之实在设定/ 272